

革命中的哲学

赛尔山姆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革命中的哲学

賽尔山姆 著

吳永泉、周穎如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〇年·北京

本书前言和第一至第四章吳永泉譯，
第五章周穎如譯吳永泉校。

Howard Selsam
PHILOSOPHY I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57

根據美國國際出版社 1957 年紐約版譯出

革命中的哲學

〔美〕賽爾山姆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5 $\frac{3}{4}$ · 字數 121,000

1960 年 4 月第 1 版

196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 2002·134 定價（七）0.62 元

2635/01
目次

前言.....	1
第一章 哲学和社会.....	3
第二章 一个新世界观.....	27
第三章 物质和精神.....	53
第四章 知識、实践和眞实.....	94
第五章 关于科学的唯物主义倫理学.....	137

前 言

人們已經写了无数的书論述我們这个时代的偉大的社会斗争。許多人关心理論上或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既是社会斗争的依据也是社会斗争的表现。但据我所知，对于这些斗争怎样在改变着人类思想的本身，却还没有任何人试图加以分析。

瓦尔特·惠特曼^①曾写道：“从来沒有人提出过像今天这样尖銳的問題。”他的話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看来就更为正确了。因为今天人們在思想中所提出的和在行动中所包含的問題，正在向人类傳統的全部世界觀和人生觀挑战。从人类为理解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历史斗争的角度来探討一些这样的問題，会是有益的事情。

我們这个时代的重大問題——民主、对立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殖民地解放和一切民族自治、利用科学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生产公共所有和公共管理，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广泛社会变革的反映。但是，人們还没有充分認識到，这种社会变革过程，必然会帶來整个历史中最偉大最深远的文化上或意識形态上的革命。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來說，就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运动。用哲学上的術語來說，就是人类从一切形式的神話和迷信到

^① 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詩人，著有“草叶集”等。——譯者

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运动。这种世界观的根据就是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 and 人类用以实现自己希望和理想的日益增长的支配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现在各方面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承袭下来的传统思想方式的。从近代欧洲工人阶级为本阶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已经成为一切被压迫和沦于底层的集团和阶级谋求解放的世界性理论。因此，它造成了真正的思想革命。当马克思主义一经千百万为和平与进步而斗争的人们所掌握，它就会改造人的本身，并使人对于世界的本质和人在世界中地位的看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这里我们提出两个互相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命题。第一个命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原理的整体和社会科学，它并不是另一派哲学和社会理论。它是以前各种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彻底改弦更张，因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整个的由历史原因发展起来的对于人类的本性、自由和目的等一切问题的看法。当然，同时它也是建立在过去所发展的一切科学的和进步的思想之上的。

第二个命题：在为民族解放、进步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人们日益拥护马克思主义或者接受了它的指导，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随着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改变，也在改变着他们本身和他们的世界观。在为了摆脱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剥削而进行的斗争中，人们不得不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在这样作的时候，人们就在思想上改造了自己，逐渐结束了旧有的各种哲学看法和宗教看法而对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完全新的认识。

第一章

哲学和社会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把社会斗争带到哲学里来，而是要表明哲学和社会斗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說哲学在社会变动时期对某一集团或某一阶级有党性，这并不等于否定哲学或取消它的价值。这正是說明哲学現在而且从来就对人类的各種問題有着真正的联系和意义，从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直到現在，哲学上的爭論都反映了社会問題，而哲学上的重大爭辯則反映并关連着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斗争。

但是，大多数哲学家却认为他們的哲学是“純理性”的产物，并认为如果承认經濟和政治的利害关系和它有任何牽涉就会貶低自己哲学的价值。事实 and 这种意見正相反。哲学之所以有意义和价值，正是因为它討論社会問題，对这些問題有所主張，而且把它們和关于世界本质和人类本性的一般理論联系起来。

哲学家們自以为和社会問題及阶级行列沒有关系的幻想所引起可悲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哲学家們都是一些玄想的人物。一般人认为自己不可能了解哲学家，因而用不着为他們“費心”。哲学家們一直是錯誤地装作超越社会阶级及其影响的。群众也一直是对哲学敬而远之。但这两种分离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帝国主义时

代的偉大階級鬥爭必然同時構成全部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上的或意識形態上的鬥爭。

哲學的主題在歷史上正是由這些問題組成的：(1) 在解決人生問題上對人類有最重大關係的問題，(2) 顯然不能在日常經驗或現有的知識基礎上獲得解決的問題。差不多世上每一個人從青年時期起至少對於一些這樣的問題都有一定的見解。所謂哲學家只不過是那些專門從事認真研究這些問題的人罷了。

但是人們所說的哲學問題到底是些什麼問題呢？它們是這樣一些問題：人生在世是為了什麼？人是從哪里來的？世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說得更具體一些，這些問題就是：世界是被創造出來的呢，還是永遠存在的？事物是由于一定的目的並通過一定的計劃而產生的呢，還是根據自然規律的作用而產生的呢？世界是為人類而創造的呢，還是人類本身只是世界發展的產物呢？死後還有來世，還是我們就是生活在这里，死了就是死了？萬事萬物是變化的，還是固定的、永恆的呢？世界是真實的還是一場幻夢？我們能借感覺認識世界，還是我們的感覺不能認識世界呢？什麼是善？什麼使事物成為善的？什麼是精神？什麼是物質？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自從有文化以來，人類對於世界就常發生這一類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就是哲學的材料。

乍看起來也許感覺不到以上的這些問題有什麼特殊的社會意義。但是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回答其它許多直接有關人生、社會組織形式以及行為原則等問題的基礎。舉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這個世界上的生活是我們唯一的生活，還僅是天堂生活的一個序幕呢？一切的事

是神所命定的，还是我們的未来是由我們自己掌握的呢？我們能够得到自然規律和社会規律的知識，因而我們由于掌握这些知識，就可以計劃并控制我們的未来呢，还是我們的知識必然受限制，因而我們的未来不可能加以合理控制并且是不可預知的呢？人性能够改变呢，还是性格和行为的基本形式都是永远固定的呢？人类能够为共同利益合作呢，还是每个人总是图謀自己的利益呢？人类是“四海之內皆兄弟”，能够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呢，还是只有“白种人”才注定要統治世界呢？事物的善是因为上帝命定的呢，还是因为它滿足了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領袖的思想，还是群众的斗争推动社会前进的呢？这些就是我們这个时代的基本問題，对于这些問題的回答是依如何回答前面的一些問題为轉移的。

其实，还有许多其他关于世界的問題，也是人們曾經提出，而經哲学家們討論过的。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从而产生的思想习惯的改变，有些問題已被棄而不談，例如，知識的泉源是理性还是启示的問題就屬於这一类。还有一些問題，像万物的基本原素是不是气、火或水，生物的种是分別創造的，还是由簡單形式进化而来的，等等，由于有了实証的科学知識，也都不談了。有許多問題由于后一种原因而不复存在，这正可說明哲学家中存在着相当高度的“技术失业”。过去許多人爱爭論的問題，現在由于科学的进步已經永远从人們的心目中消失了。事实上，本书的一个論点，就是階級斗争的結束会使所有这些問題都得到科学的解答，因而使我們一向所理解的哲学发生革命的变化。同时，这些問題和对于这些問題的不同解答，和历代以来一样，正是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不同集团和不同階級的立場。

职业哲学家們常常不知道这些正是他們的問題。从后面的几章可以看出，他們低估了自己的职业，使自己的思想煩瑣化。历史上所有的哲学，除了馬克思主义以外，都是建筑在一种特殊的哲学臆想上面，而这种臆想，对于某些哲学家來說，几乎成了一种“职业病”。这种臆想的一个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认为世界的存在是专为哲学家們認識和思索的。更常見的是认为物质生产是为了智力生产而存在，而且是从屬於智力生产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使这种思想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来，但它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社会必然把人們分成两大类，人民群众从事体力劳动，另一些人完全脱离体力劳动、仅仅指揮和組織別人劳动并在社会上从事脑力劳动。实际上，千百年来統治階級的存在主要就是以此为辯解。本书的另一个論点是：自从工业革命以及現代工人階級兴起以来，已經沒有絲毫理由把人类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社会不仅不再需要而且不能繼續容忍把自己分成这样的两部分。

同时，过去时代的旧的宗教、神話和迷信正在逐漸失去它們对千百万人的心灵的統治。这并不是說人們已經有意識地摆脱了流行的观念或者获得了新的世界觀。但它意味着不論是美國工人階級的新教徒、天主教徒或犹太教徒、拉丁美洲或意大利的天主教徒、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徒或者是印度支那的佛教徒，由于他們生活的状况，漸漸使他們相信斗争而不相信屈服，相信居住、工作、食物和社会經濟平等比所有关于天堂的諾言更重要，相信每个人对于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包括教育与文化在內，都有分享的权利，而不相信任何特权階級、教派或民族有独占一切的权利。越来越明显，正如整个非社会主义世界日益分裂成剝

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要求戰爭的人和要求和平的人、追求更大利潤的人和竭力掙扎以求一家溫飽的人，同樣，這種分裂，從哲學和意識形態上說，也在過時的迷信、神話和以客觀唯物主義態度對待人生問題之間表現出來。

現在有兩種觀點在鬥爭，不管敵對雙方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一個煤礦工人或者一個鋼鐵工人，可能他並不知道自己和礦主或鋼鐵老板的世界觀根本不同，但如果是關於工資、工時、安全裝置、職工安全等問題，兩個階級的意見分歧就立刻表現出來了。在前者看來，問題是：我的家庭怎樣才能活下去？我怎樣才能免遭意外？我怎樣才能不致精力耗盡，在年青力壯的時候就被人當作廢物拋棄？在後者看來，唯一的問題是：我的投資怎樣才能獲得更高的報酬，我怎樣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在这一切的背後仍是那個老問題：是為占有土地、工具、機器的人擴大利潤而生產呢，還是為所有參加生產的人的幸福而生產呢？

這種鬥爭現在跟從前不同，已經突破國界而變成了世界性的鬥爭。由於世界資本主義陷於總危機的狀況已近四十年，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千百万人民反對占統治地位的价值觀念，而且有三分之一的人類已經拋棄了資本主義、正在為建立嶄新的社會秩序而努力工作，這種鬥爭已經取得了完全新的巨大規模。

這種鬥爭在意識形態的最高水平、即在哲學和倫理學中反映出來，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必然性的產物。這種鬥爭把哲學和倫理學分成了兩類，即工人階級的、世界各處受剝削受壓迫的人們的哲學和倫理學和帝國主義者、剝削者的哲學和倫理學。當然，在帝國主義者和剝削者中也包括他們的許多參與剝削的代理人，即包括那些靠管理資本

家的企业和管理資本主义所需要的政治工具而謀生的人，也包括一般靠保全、維護和提供資本主义哲学、倫理学和意識形态而謀生的人。这种在意識形态或思想領域中的階級划分是如此根本和深刻、以致剝削階級的“思想家”把否认有这样的階級区分的存在作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像实用主义和謊証主义这类哲学流派的主要結論之一，就是认为階級和階級斗争是不存在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态的代理人既然否认有任何階級斗争，就必然要否认在意識形态領域中有任何階級划分。这样，他們就可以任意否认自己有任何階級的党性；而沾沾自喜地硬說自己有崇高的客觀性和天使般的超然性。

同样的，几百年前就有两派哲学，一派是“經院哲学家們”在“經院”里傳授的哲学，一派是反抗者的哲学，后者常常是大学以外的新兴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当时的問題是作为神学婢女并以維持封建制度为目的的、狹隘的、褻条的經院哲学反对新生的、旨在发现新真理并把生活、艺术和科学从教会和占有土地的封建貴族的毫无生气的手中解放出来的新观点。在今天，只有少数专家們才知道十六、七世紀那些反对新潮流的經院哲学家的名字。可是許多人却知道殉难的布魯諾，知道培根、笛卡儿、斯宾諾沙、霍布斯和洛克。

在今天，又是两种哲学在作殊死的斗争。但現在向統治階級作战并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却不是商人、貿易者、企业主和他們的精神代表者的階級。整个的民族、数以千百万計的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为从奴役的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进行斗争。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偉大的社会革命。这是从少数压迫者的統治轉向工人階級和代表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广大人民的統治的一种运动，它的目的是要使階級社

会轉变为无階級的社会。这种运动包含着規模巨大的思想革命。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說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①

本书的目的是說明关于哲学性质、哲学史和哲学在現今世界中地位的某些基本和简单的思想。中心在于什么是哲学和它历代以来发展的特征。资产階級两个流行而互相矛盾的观点是：(1)认为哲学仅仅是关于世界和人的本性的个人見解的連續；(2)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史就是人类对世界的認識和理解的发展史。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哲学史决不仅仅是个人世界觀的連續。这种观点忽視了引起和形成哲学思想的社会力量，并且沒有注意到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各个阶段的影响。此外，它也沒有看到哲学发展本身的任何邏輯。另一方面，哲学史和人类对世界認識的发展不是一回事。否則，它和科学史就是同一个东西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只要我們从階級社会真实的历史发展去观察哲学，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我們就会看出，从古代社会开始直到現今，哲学的特征一向是主張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觀的人們（不管他們是勇敢或胆怯，坚决或动摇）和主張宗教的、神秘的、唯心主义世界觀的人們之間的斗争。实在的，本书的中心論題是：哲学的真正历史意义和它的中心旨趣就在于唯物主义世界觀反对一切相反傾向的斗争。

从这点出发，构成本书基本論題的五个命題可以表述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89頁。

如下：

(1) 哲学史是人类为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和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和蒙昧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

(2) 这种斗争反映阶级斗争，并且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进步阶级强调并发展唯物主义，而反动阶级则坚持并装饰唯心主义。新兴的资产阶级曾经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迈进了一大步，并给后来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打下了基础。

(3) 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不管它所代表的是什么阶级，因而不管它是具有相对进步的或反动的性质，都是一部分不直接参加生产的知识界名流的思想表现。这个事实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和不可避免的烙印，使哲学虽然在它最进步的阶段，也未能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有关物质和精神、认识过程的来源和领域以及美好生活的本质的问题。

(4) 代表着近代产业工人阶级的立场的马克思主义，使哲学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实际生产者的立场为基础的，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阶级的世界观，这个阶级一旦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为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剝削而进行斗争。因此，作为一阶级，它对自然界和社会有着不同的关系，它对一切问题只需要一种科学的态度。它能解决过去哲学未能解决而留下的问题。

(5) 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始终一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哲学的历史目的开始得以实现，而哲学的地位也就日益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逻辑和辩证法的新概括所代替。这并不是说再不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了。这只是说一

切問題可能而且必須通過科學的研究來解決，而不是通過哲學的思辨。

哲學從一開始就參加了階級鬥爭。它或者代表進步的階級，或者代表沒落的階級，因此，它或者提倡科學，或者提倡迷信。正如萬物有靈論和魔法說明了原始公社生活的性質一樣，哲學也說明了從公元五六世紀以來的古代中國、印度、希臘直到現今的階級社會的性質。在某地某時，哲學在進步階級手里有了大的躍進，然而這樣的進步很快就遭到了像柏拉圖的唯心主義、貝克萊主義以及現代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所代表的新的反動的蒙昧主義運動的反對。如果大多數傳統哲學所關心的不是人類運用科學技術征服自然，而是一部分人壓制另一部分人的手段，那麼，這個問題正是階級社會所造成的。最後，分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階級社會的本質，不可避免地要在哲學思想上留下它的痕迹，而以抽象的、模糊的形式，脫離人民的實際問題、生產問題、人類的物質和精神幸福問題。

本書的目的是對上述幾個總的論點展開論述，尽可能少談哲學中的專門細節問題。它將力求更具体地表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豐富哲學思想，並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於目前全人類為殖民地解放和社會主義所進行的鬥爭的影響。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是人們經濟和社會的關係的變化，也不僅是生產力的量的改變。它將使人類本身和他的整個世界觀都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正像毛澤東所說的，“整個地球推翻世界……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①

① 毛澤東：“實踐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7頁。

往下，我們還要對認為哲學史就是人類為建立一種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而鬥爭的歷史這種見解的某些假定和含意加以考察。正像馬克思主義者所作的那樣，持這種見解是對哲學採取了最嚴肅的態度。這就是說，哲學並不僅僅是階級社會的這種或那種形式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這種見解結束了在某些資產階級圈子裡常見的任何所謂“揭穿”哲學真面目的說法，因為那不過是流行的反理智主義的另一種表現而已。這種見解認為哲學是有重要意義的，是和科學、社會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即使從消極方面講，哲學也是人類為了說明他所居住的世界並為了鞏固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而進行的歷史鬥爭的一部分。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哲學史的見解，認為哲學史上重大的傳統問題：有沒有上帝？有沒有來世？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是有重要意義的。甚至持敵對見解的流派，也承認馬克思主義是注重這些問題的研究的。天主教哲學家雅克斯·馬利庭寫道：“甚至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雖然在我們看來是荒謬的，也至少以為人類的理性應該回答上帝存在與否這個問題，而不必躲藏在現象學的‘括弧’^①里，拒絕露面。”^②馬克思主義也堅決反對小資產階級知識界裡流行的看法，這種看法認為社會鬥爭和社會運動只是“實踐的”問題，不需要哲學理論。

① “括弧”是現象學的一個術語。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流派之一的現象學，為了發現所謂“先驗的純粹意識”，主張把自然界放进“括弧”里去。實際上這是反理智主義的一種表現。他們把這種做法也叫做“判斷停止”。請參看大井正：“存在主義”，載《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批判》，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19頁末。——譯者

② 馬利庭（Jacques Maritain）：“經院哲學和政治”，1940年紐約英文版，第43頁。

馬克思主義者這種態度的另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它對歷史上或現代的思想家的評價，不是依據他們是否誠實，或他們的道德動機如何，或任何其他純粹主觀的因素。它是從客觀的社會和階級的關係和行動，從科學技術（和哲學）發展的各個階段，從階級鬥爭發展的不同程度去看他們。具體地說，這不是從他們是好人還是坏人去看他們，而是從他們的整個世界觀和他們認為人生可能和應該怎樣的思想去看他們。這些哲學家對於他們周圍的不同階級的人是怎樣的看法？他們是喜歡並相信人民群眾呢，還是害怕群眾？他們能夠想像出另外一種階級關係（更不必說階級的消滅）呢，還是他們深受現有的關係所束縛因而想像不出另一種關係來呢？例如，柏拉圖就看不出改變關係的可能性，而亞里斯多德則至少指明了是有這種可能性的，因為他說：“如果每一個工具因被操縱、甚至因自己發動而能操作自如……，如果織布的梭子會自己織布，那麼，熟練的師傅就不需要徒弟，領主也不需要奴隸了。”^①問題在於哲學家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參加社會、文化和經濟生活的人。如果他們的階級是好的，就是說，是有前途的，能夠發展生產力的，那末，他們就是好的。這不是誠實不誠實、有沒有抽象道德的問題，而是階級立場的問題。這種階級立場又不應該從一個人生下來屬於哪個階級來判斷，而必須從他自己參與哪個階級來衡量；從他個人的人生目的或意義屬於哪個階級來衡量。從這個觀點看，像下面這樣一些問題就都是多余的了，如：柏拉圖是不是誠實？他真的相信統治者為人民的利益必須故意說謊嗎？休謨是不是真的相信徹底的懷疑主義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94頁。